提升汉方生药疗效之浅见

赖荣祥*

(* 台湾生药学会理事长,台湾生药研究所所长)

关键词 汉方;生药

某些科学研究者可能对生药一词感到陌生,但对中药一词感到熟悉,甚至将生药的定义仅认为是生货原药之意。据笔者考证“生药”一词后发现,中国自明代的太医院即规定“凡天下解纳药材,俱贮本院生药库”,“凡太医院所用药饵,均由……各地解来生药制造”,以及清朝太医院及御药房的医事制度中“凡遇内药房取用药材,……俱以生药材交进,由内药房医生切造炮制”,狭义的定义确指药材。然而,在日本学者大井玄洞于1880年将德文 *Pharmakognosie* 译称为“生药学”,将生药学所研究的“*Drogen*”译称为“生药”后,书中谓凡宇宙直接采取之药物,具有其天然之形状者或因机械的制法变换其形貌而贩卖者,皆谓之生药,而讲求此等科学者,谓之生药学。日本学者下山顺一郎于1890年所著的生药学序言中说到“生药学是论述供医疗目的天然产物的学问。”我国学者赵燏黄于1905年留学日本,回国时带回“生药学”一词,其与徐伯合编的《现代本草生药学》(1933)著作中谓“利用自然界生产物,截取其生产物之有效部分,备用于治疗方面者曰药材。研究药材上各方面应用之学理,实验而成一种独立科学,曰生药学”相一致。

现代世界各国对“生药”赋予了更严谨的学术定义:“所谓生药乃自然界三大自然物,即植物、动物、矿物取其原状或一部分或动植物之抽出物、分泌物、细胞内含物,以生品之原状或经干燥等简单之加工,用于疾病之治疗或供为有效成分抽出之原料及成为制剂原料者之称谓。”即将药用资源之天然产物通称为生药(*Crude drug*),而以其为原料制成之制剂就是生药制剂。

现代生药的应用范围已超越了种族与地区的藩篱。原本各种族居住地所特有的传统医学理论所使用的生药也因为运输发达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逐渐交融,开展了多元的应用渠道。时至今日,如何确保并提升汉方医学经典记载中生药的疗效并借鉴世界各国的生药研究成果以面对新疾病的挑战,是个非常值得重视与开展的课题。

为使疗效确切与发现天然药物对现代疾病的新应用,生药学研究在今日显得更为重要。且生药学研究

因涉及范围广泛,而在研究时更有其一定程序与传承:首先,要进行历代诸家本草之本草考察(包括名称之考订,历代本草文献中所传承,每一生药之性状、药效及产地之考察)。其次,要进行市场商品收集(包括同名异物及市场品来自何地之产地调查)。接着,进行生药学研究以确定市场品之基原(植物性生药、动物性生药,必须确定其基原植物和基原动物,矿物性生药要确定其成分及防范异物掺入,如石膏中铅含量需在20PPM以下),并将市场商品就其性状、嗅、味、显微镜下之化学反应及构造、粉末及内含物特征予以绘图加以记载,以真伪品之鉴别规格,便于品质管理后提交生药化学家研究其有效成分并决定其式,如此一方面可提供给生药药理学家进行具备生理活性成分之筛检并朝新药开发之路发展,另一方面更可明确该生药全部疗效及毒性。当确定临床及其他医疗用途并掌握优质生药后,则可朝生产方向发展,或利用生物科技中组织培养之技术栽培,同时在GMP生产过程中重视重金属与农药残留问题,或将优质生药按照中外汉方成方典籍之成方比例在讲究溶剂及赋形剂之下,制成各种生药浓缩制剂或其他剂型(如小柴胡汤、黄连解毒汤……等),以提供给生药应用之专家使用。

换言之,生药学是研究一系列生药的严谨科学。从《神农本草经》至历代诸家本草中,所收录的生药若非有新增品,便有新疗效的发现,这与美国生药学家 H. W. Youngken(1951)说过的名言“*The Pharmacognosy is as old and modern as the civilization*”意即“生药学与文明同新旧”不谋而合。这名言足可解释《神农本草经》(AD22~25)乃后汉时代文明的代表,也是《神农本草经》时代的生药学水平,而《本草纲目》也代表着明万历时代的生药学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外的药学演进史都是生药学的发展史,各种族医学理论论述之天然药物皆应称为生药,而生药之应用乃与全人类文明之历史同新旧。当吾人结合古今中外本草典籍所记载之生药及其应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时,便能使古老“方、证”与现代医学“病”的观点沟通,当融合“方、证、病”三者时,即能从容应对新时代中新疾病的挑战。

(2007-03-06 收稿)